



广生榨油公司全体职员合影

南通老照片

## 崇川往事

## 三

当时施工最大的难题是三大材料:钢材、水泥、木材。虽然上面有计划指标,但指标对不上号,如钢材最大的要32的螺纹钢,基本上各种型号都要齐全,我要用多规格的材料去换需要用的规格。20世纪80年代钢材是用钱买不到的,要有钢材指标,有了钢材指标还不行,还要有用得上的型号。我就利用关系进行协调、交换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钢材问题。砖头是县里指标供应的,我就和县砖瓦厂协商,争取一个星期送一个轮队。木材是县建材公司批的20米木材,全是进口硬杂木,送到铁木机械厂去锯,锯得直冒油、直冒火星。不知锯断了多少锯条。

啤酒专用设备由部里直接下拨,由秦皇岛轻工机械厂、哈尔滨冷冻设备厂、上海轻工机械厂供应。这些专用设备还不算难,最大的难题是长6米、直径2米的28只发酵罐很紧缺。我们在全县范围内招收实力技术过硬的冷作厂来厂试工,后经过层层把关,由陈桥农机厂、浦东农机厂、秦灶农机厂三家冷作厂来完成。发酵罐制作的最大难题是两只馒头头,当时南通地区没有大型的压模机,全是人工操作的。先制成馒头头的模子,用8厘米的钢板制成直径2米的圆形,放在焦炭上烧红,然后放在模具上用木榔头使劲地敲打。工人们大冬天脱光了上衣还热得冒汗。一班休息,一班继续敲打。桶身用6厘米的钢板在卷板机上先卷,在钢板边上打成斜边,然后再焊接(鱼鳞焊),桶身既好看又实用,制成了6米长的罐子。实践证明,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没有一只渗漏的。28只发酵罐制好,要放进600平方米的冷库。冷库当时设计的是满堂基础,我也没见过什么是满堂基础,后来才知道即600平方米的地挖下去3米,全掏空了,其中开了不少的槽沟,将22厘米的螺纹钢扎成笼子,一条条地放在槽里,当时要浇满堂基础,光借手拉葫芦就借了30多只,用木棍扎成十字梯,将条形钢材笼子全部吊起,底下再用东西垫好,然后再进行浇铸。

浇满堂基础可不简单。那时没有机械设备,只有两台拌和机,将小山高的石子黄沙一车一车地拉来倒进拌和机,然后再用人工拖车拖到基础上,用人工一箩一箩地抬到并且倒

## 南通啤酒厂基建亲历记(下)

□陈希武

在扎好的钢材笼子里,用震动棒夯实,足足浇了两天两夜,中间施工人员不好休息,轮班作业。老厂长为了施工质量,几乎没有好好地睡觉,两只眼睛熬得通红,终于满堂基础浇好了。

之后进行浇屋面。浇屋面要搭5.5米高的架子,当时要用4米长的木棍3000根。群众当时起一间木棍搭的房子都没有木料,正好县农资公司在唐闸北仓库到了一批木棍,给全县生产队起畜牧场,经请示县领导全部供给酒厂做架子。但木棍只有4米高,高度不够,木匠师傅又接长到5.5米,制成了琵琶撑,光用3寸的圆钉就用了几百公斤。模板是木材公司供应的进口硬质木材,才满足了基建需求。

## 四

工程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,急缺500号水泥50吨,县里无法解决,最后我找到在市交通局工作的表兄,通过关系将市局库存的50吨水泥拿来急用。以后他又通过关系在省里几个大水泥厂搞到指标,解决了大问题。

在厂里基建及设备安装时,老厂长又考虑到如何请技术好的有名的啤酒厂做技术靠山。通过关系,找了上海华光啤酒厂,把厂里的工人送到他们厂去培训学习,设备安装时他们厂又派了两名技术员来指导,并派了退休的老科长来协助安装。厂里投产时用的酵母、啤酒花、麦芽全是华光啤酒厂支持供应的,当时啤酒的口感和华光啤酒厂的产品质量是一致的。

南通啤酒厂从起初构想到建厂,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。老厂长曹民福、后任厂长钱元洪都作出功不可没的突出贡献。啤酒厂从部省批文到投产,没有发生一起大小安全事故、经济责任事故,没有一个干部利用职权谋私利,全厂工人干部劲往一处使,心往一处想,经过大家共同努力,在一年的时间内从设计到施工到投产,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,建成了南通啤酒厂。

我在啤酒厂基建上作出了最大的牺牲。当年啤酒厂仅有两部电话,一个放在传达室,一个放在厂部。啤酒基建施工任务相当紧张,各种设备和土建材料都相当紧缺,有时一个上午要接几个电话,传达室用高音喇叭一广播“请陈科长到传达室来接电话”,我就从工地上骑自行车去接电话。那年,我大女儿陈静在陈桥小学上三年级,人长得漂亮又相当聪明,年年三好生;我老婆一个人在农村带两个孩子,又要到农机厂上班,家里又养了两头

猪,实在不易。孩子生病了,原本去医院住院,因无人照顾就在当地小医院治疗,结果贻误了治疗时机,在那年年底病逝。老厂长知道了,心痛得不得了,一大早从金沙和司机赶到南通医院,将孩子送到陈桥老家安葬,多年后厂长和我谈起此事也一直内疚:“希武是为了啤酒厂的建成牺牲了自己的孩子!”

## 五

1982年,南通县政府决定将原来的三余、石港、通海几个分厂和啤酒厂分开,成立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。1985年,当时石港酒厂的生产、销售形势不太理想,县政府决定任命我去石港酒厂当厂长,去了半年生产销售形势好转。

1986年,国务院有个扶贫政策,要国有企业帮助乡镇企业联合办厂。英雄乡是老抗日根据地,工业很薄弱,啤酒厂一投产,酒精就顾不上生产了,酒精设备占据了啤酒厂比较大的地方。石港酒厂离英雄乡近,在市中心又不好发展,企业产品单一,遵循挽救石港,帮助英雄乡把工业搞上去的指导思想,政府决定由石港酒厂和英雄乡联合开办南通县酒精厂,由我任厂长。当时,啤酒厂的酒精全套设备给石港酒厂,算20万元,石港出设备,英雄乡出土地,总共投资140万元,在英雄乡江海河九圩港荒地上占地40亩,搞土建。啤酒厂的酒精设备由我去找卸运回,因我原来在啤酒厂做过供销科长,所以和大家关系不错,厂里驾驶员和工人都愿意帮助。搬运最大的难题是酒精发酵罐,共28只,每只长5米,对径3米,装在5吨超长的汽车上,一辆车只能装一只,而且金沙去英雄的公路要通过十八总岸头、骑岸、五总。那时公路不宽,路上弯又多,所幸当时汽车不多。发酵罐上车、下车都是人工操作,根本没有吊车。我也怕上下车出事故,所以一直紧盯着。所幸全部设备从拆卸到安装到投产,一起事故都没发生。在酒精厂我又干了3年。后因多种情况,我又调回了石港酒厂,任厂长、支部书记。

在我一生中,我和全厂的同志们一起办了啤酒厂和酒精厂,虽然吃了不少苦,但实际上是锻炼了我,磨砺了我的意志。在办厂过程中,我始终坚持不利用职权谋私利,我当过科长、厂长,但始终不喝一口酒,不抽一支烟,这是我在部队养成的习惯。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我们的兄弟连队,好八连处在上海闹市,他们艰苦奋斗、一尘不染是我一生要学习的。

朱霖生有四个儿子,按照俞曲园《朱时帆司马妻汤淑人传》“朱君兄弟四人,伯早逝,仲多疾,叔又宦游山左”的记述,朱敏文是老四。他的那几位哥哥会是谁呢?经考证,老大朱敬文,老二朱鸿文,老三是朱鼎文。朱霖中年喜汗漫之游,凡情同志合的“益邀同志归,馆于家”。馆于家,就是教他这几个儿子。

朱敬文,候选盐知事,作为朱清源的长孙,大家对他的期望也最高,只可惜很早就去世了。他去世后,朱霖作《哭长男敬文》诗。

朱鸿文,虽然候选的是守御所千总,为武职,但他的身体一直很弱,俞曲园说他“多疾”,一点都不假,光绪六年朱家编刻《旷观楼诗存》的时候,他还健在,但名字没有和两个弟弟一样出现在校者行列。其中原委,朱鼎文、朱敏文在跋文中写道:“仲兄鸿文端居多疾,诿诸鼎文等。”

老三朱鼎文。朱鼎文是迄今为止潮桥朱家知名度最高的人,因为他辑有一本《听泉楼印谱》,被收在《如东县志》和《潮桥志》里而广为人知。

朱鼎文,字羹梅,一字畊梅,号月锄。同治《如皋县志》卷六“应例候铨·武职”里记载他“候选游击”。同治七年,朱鼎文捐授武功将军,他的祖、父还由此得到诰赠。但《潮桥志》说他“光绪年间山东章丘、蒲台县七品候补知县”,职业由武变文,职务也由高变低,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朱鼎文擅长松梅,喜金石镌刻,铁笔尤佳。就在为他父亲编刻诗集的那一年八月,他也出了一本书,他集前贤印章五十七方,自辑为《听泉楼印谱》。这本印谱多年前我曾经见过,当时没有重视,错过了。

《听泉楼印谱》收集的印章,是朱鼎文“或购诸远方,或得诸世族”。他认为,黄楚桥自己刻了一本《历朝史印》,识者宝之,何况这些都是前贤的手迹,所以他“择其尤精浑者,彙为一帙”。朱家之嗜古,由来已久,朱鼎文说他父亲“词翰之余,留心金石,下逮名人铁笔,凡一玉一石一竹,有章法浑古笔意苍劲者,悉度箧中”。又如在《旷观楼诗存》跋文中说:“其他书画碑版名世者,所藏不啻千计。”的确,在朱霖的诗集中,题画诗甚多,如题刘嵩年、赵仲穆、唐六如、仇十洲、王石谷、蒋南沙、李复堂、蔡女萼等人之画,虽然这些不一定都是朱家的收藏,但说明他过眼无数。朱霖也收藏印谱,我们来读一读他那首《题〈乔墨庄印谱〉》,即可得到印证:

墨庄今不作,印谱百年留。  
拔地蛟龙走,横空剑戟浮。  
传家余铁笔,出匣满银钩。

试比兰亭押,葫芦定不侔。  
“传家余铁笔,出匣满银钩”,满满收藏的快乐。经古琴学者考证,朱敏文还收藏有水绘园的故物——“晓红琴”。这些都说明朱家是极富收藏的,看来民间的传说倒不是空穴来风。

潮桥朱氏,进入嘉道之后,门户尤为鼎盛,并非朱清源、朱霖、朱鼎文、朱敏文这一家一枝独秀,而是满族繁昌。比如朱清渠,候铨训导,历署句容、桃源、邵州学博,他的儿子朱琛,被郡尊拔取第一,孙子朱守文,捐赈议叙八品;朱清松,陕西朝

## 海陵旧话

## 潮桥朱氏琐记(下)

□徐继康

邑县主簿,他的儿子朱宪,四川试用布政,知府衔,孙子朱华,知府衔,赏戴蓝翎,捐授中议大夫;朱莹,诰封朝议大夫,嗣子朱雄文,候选同知加二级,其孙朱昌佑,捐授中宪大夫;朱罐,候选布经,他的儿子朱铭,试用同知分发广东,等等。他们不是赠予奉直大夫,就是诰赠中议大夫,堪称叠膺诰赠,蝉联不绝。可以看出,潮桥朱氏虽称不了簪缨世族,但绝对算得上是富贵人家。

朱家的功名,大都是靠捐献而来,我们看一看同治《如皋县志》卷六“应例候铨”即知,满纸都是朱家子弟被赏戴蓝翎者很多,那时一个蓝翎,需捐银五百两,朱家财力之雄厚,可见一斑。当然他家的功名,也有科举所得,如有朱大文者,举南闱,朱霖得此捷报,立即写了一首《喜莲君侄大文南闱口占》,欢悦之情,溢于言表。

朱家人乐善好施,每逢灾疫危难,都是踊跃捐赈,屡屡见于县志邑乘,故而誉著乡邦。比如说朱宪,被里中人推为“古桥一人”,县志里写道:

道光十五年,岁大荒,独出千缗赈恤饥民,全活无算。咸丰六年,旱、蝗为灾,复助千缗,民社赖以安。晚年因江南失守筹饷,顾诸子曰:“吾家世受国恩,当此军需告急,宜毁家纾难,图报万一。”诸子皆首先倡捐助饷不下数万金之多。

在这本道光《如皋县志》中,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记载:

十三年秋,掘港丰利各盐场被水,赈济灶户,绅士输捐詳请奖励:户部贵州司郎中汤俊捐银一千一百两,议叙加一级,朱华、朱敬文各捐钱一千两,均议给盐知事职衔;朱守文、朱鹤庆、徐钧、徐大麓各捐三百余两,议叙八品。

朱家人有银子,但更有的是情怀。

当然除了捐赈之外,朱家与当时的有钱人家一样,也开始热衷于这些事情:

一是营建游息之所。皋东历来就是私家园林的集散地,时风所及,朱氏也概莫能外。其时,朱霖筑有旷观楼,朱夔筑有水村园,皆饶山林之趣。旷观楼,朱霖时常在这里举行宴会雅集,如皋知县范仕义在解组后曾下榻于此;他们也经常跑到朱夔的别业去联社分韵,对景吟诗;对于“水村园”,县志还特地说“园中叠土筑山,古木新篁,乡人往往游憩焉”。可以想见,那时候潮桥朱家是相当热闹的,江干车马,络绎不绝。

二是联姻。朱氏也喜欢与当地一些大家族缔结姻缘,他们与岔河汤家、丰利汪家、双甸从家、林梓沈家都是通婚不断。众所周知,这些家族,在当地极具影响。李渔所说的“门当户对,正好联姻”,这是大家族间的日常科目。

三是雅好艺文。除了朱霖一家,朱氏还有不少人耽于诗文,比如说有一个朱傲,字南秋,号华农,一号雪渔,咸丰六年生人,系朱鼎文之堂侄。光绪年间,曾任浙江杭州府、山东济南府的官员。他就非常喜爱吟诗作词,著有《捶琴仙馆吟草》八卷四册,1982年编纂《潮桥志》时,这本书还在。“舲轮泛泛去偏道,水色山光一望收。阵列村中鸦点暮,字排天际雁横秋。芦花涵浪白于洗,枫叶醉霜红欲流。多少鲈鱼归晚市,有人唤卖酒家楼。”朱雪渔这首《秋江晚眺》,就是一幅徐徐打开的《晚秋江景图》。